



蘇聯兒童文學叢刊

738.6
940

認真的話



班台萊耶夫 著 李佺民 譯



啓明書局印行





蘇聯兒童文學叢刊
認 真 的 話
定價二十五百元

一九五一年十月出版

原 著 者	班 台 萊 耶 夫
譯 述 者	李 偉 民
出 版 者	啓 明 書 局 上海福州路328號
發 行 者	童 聯 書 店 上海天津路19號

0001—3000

編號448

目錄

班合萊耶夫略傳	一
認真的話	五
兩青蛙	二一
小膽鬼	二六
陶樂萊絲	二九
瑪玲加	四〇

班台萊耶夫略傳



班台萊耶夫的全名是阿歷克賽·伊凡諾維契·班台萊耶夫。一九

〇八年生於列寧格勒。

革命後，他喪失了父母，在外流浪了好幾年，然後進了孤兒之家（類似我國的孤兒院）受教育。在他的漂泊生活中，換過很多職業：做過牧童、小鞋匠、報

童、廚子的下手、電影放映師的學徒、圖書館管理員等。出了孤兒之家，他一面在勞動學院讀書，一面在工廠裏做工。

班台萊耶夫從事文學工作，是從擔任共青團團報『青年代』的訪員工作和與別人合編幽默雜誌開始的。

他的第一本作品是中篇小說『流浪兒共和國』。這書是和畢理克一同寫的，出版年份爲一九二七年。該書的材料得力於他兒童時代與青年時代的印象不少。

此外，班氏尚著有中篇小說和短篇小說多種：『錶』，『文件』，『近衛軍戰士馬特羅索夫』，『琳卡·班台萊耶夫』，『白蘿契珈和泰瑪蘿契珈』以及『大刷大洗』等。

班氏在蘇聯衛國戰爭開始時，曾在列寧格勒工作過，當時列寧格勒曾被德寇三面圍困。以後他又在技術兵團中服務，並在前線報社中

工作。

班氏在衛國戰爭中寫作的短篇，曾合爲一集叫做『關於成人與孩子的故事』，由蘇維埃作家出版局於一九四八年出版。裏面包括下列各篇，均由譯者譯出在各書店出版：

- 一、『新來的』（新兒童書店）
- 二、『黑寶寶』（新兒童書店）
- 三、『總工程師』（新兒童書店）
- 四、『兩個不聽話的小姑娘』包括『海濱』、『林中』兩篇。
（新兒童書店）

- 五、『近衛軍戰士馬特羅索夫』（新兒童書店）
- 六、『那希莫夫海軍上將』（原名『在渡船上』）（啓明）
- 七、『認真的話』——包括『認真的話』、『兩青蛙』、『瑪玲』

加』、『陶樂萊斯』、『小膽鬼』五短篇。（啓明）

八、『第一功』（啓明）

九、『媽媽不在家的時候』——原名『大刷大洗』（三聯）

班氏出身流浪兒，對兒童的心理特點瞭解得很是透澈。他的作品語句簡短、對話生動、情節風趣而富有吸引力、人物的描寫極爲凸出。在蘇聯許多有名兒童文學作家中間，我認爲他是最傑出的幾個人之一。他的作品不論是取材、佈局、對話以及語句的簡鍊，實在是很值得我國兒童文學作家加以研究和學習的。

認真的話

抱歉得很，我不能告訴你那個孩子的姓名，也不知道他家住在何處，他的爸爸媽媽是誰。在昏黑中我甚至沒有看清楚他的相貌。現在還能記起的只是：他鼻子周圍滿生着雀斑，他的短褲不是用腰帶束住，而是用背帶——那是從背後經過肩頭，再在肚子前面扣住褲子的那一種。

事情發生在夏天。我走進一個小小的公園——那公園在萬西里耶夫斯基島（註）上，緊靠着白色的大教堂，可是我不知道那公園叫什麼

註：萬西里耶夫斯基島——在列寧格勒的尼瓦河中，是風景很好的地方。

名字。我帶着一本非常有趣的書，進了園子後就坐了下來，而且開始聚精會神地閱讀起來。這樣，不知不覺之中天就暗下來了。看着，看着，直看到兩眼昏花，完全辨不清字母的形狀，這才撲的闔上了書。我站了起來，走向公園的出口。

園子裏已空寥寥的沒有人，街上也已閃爍起燈光。在園中的樹叢深處，響起了守園人的鈴聲。

我害怕公園關門，急忙向外走去。

突然，我停了下來。在我近旁的矮樹叢後，好似有什麼人在



哭。

我折入側面的那條小徑。小徑的盡頭有一所城市的公園中所常見的，石頭砌成的小屋，大概是什麼守園人的小屋或茶亭。它矗立在昏暗中發白。就在那小屋的牆邊，站着一個約模七、八歲光景的孩子。他正垂着頭，站在那兒傷心地大哭。

我走近了他，喊道：

「嗨，小孩子，什麼事？」

好像一個兵士突然聽到命令一般，他立刻停止了哭聲，抬起頭來看我，一面說道：

「沒有什麼。」

「怎會「沒有什麼」？是誰欺侮了你？」

「沒有人欺侮我。」

「那麼你爲什麼哭？」

他愈是感到說不出話來，就愈是吞着淚水抽抽咽咽地哭個不住，一面還不斷打着呃噎，很響地吸着鼻子。

「讓我們一起走吧，」我對他說道：「你瞧，時候晚了，公園要關門啦。」

我想拉住孩子的手。但他慌忙把手抽了回去說道：

「我不夠。」

「爲什麼不能夠？」

「我不能走。」

「什麼？爲什麼？你怎麼了？」

「沒有什麼。」

「怎麼——你有病麼？」

『不，』他說：『我的身體很好。』

『那麼你爲什麼不能走？』

『我是——哨兵，』他說。

『哨兵？什麼樣的哨兵？』

『呶，你——難道你不明白？我們在做遊戲。』

『你與誰一起遊戲？』

孩子不作聲，他深深地吸一口氣，然後說道：

『我不知道。』

說老實話，那時我真的以爲那孩子有了病，頭腦有些不大對勁。

『聽着，』我對他說道：『你說的究竟是什麼意思？怎麼會這樣』

的：與人家一起遊戲，卻不知道他們是誰？』

『是的，』孩子說：『我真的不知道。我在那面的一條木橋上坐』

着，跑來幾個大孩子。他們對我說：「你要不要與我們一起玩打仗的遊戲？」我說：「要的。」於是就玩起來了。他們對我說：「你做上士。」一個最大的孩子——是大元帥……大元帥領我到這兒說道：「這兒是我軍的軍火庫，你是看守的哨兵。站在這兒。我們不叫你下班，你不准走。」我說：「很好。」他就說：「那麼你得說認真話，你不能擅自離開崗位。」」

「呶？」我詫異地哼了一聲。但孩子繼續說道：

「呶，我就說：『我說的認真話，我決不離開。』」

「呶，那又怎麼樣？」

「呶，就是這樣。站着、站着、他們竟不派人來換崗。」

「這樣的麼？」我不禁微笑起來，「那麼他們是什麼時候離開你的呢？」

「那時園裏還亮着哩。」

「那麼他們現在到那兒去了？」

「我想他們一定都走了。」

「怎麼走了？」

「把我忘掉了。」

「那麼你爲什麼還要站在這兒？」

「因爲我已說過認真的話……」

我幾乎笑出來，但突然發覺自己的想法不對。我仔細一想，這事並沒有什麼可笑——那孩子完全是對的。假使已經說過認真的話，那就必須永遠站在這兒，不論發生什麼天大的禍事——即使站得身子都要炸裂了，還是要站下去的。至於遊戲或者不是遊戲，那完全是一樣的。

「哦，原來是這樣的！」我對他道：「那麼現在你打算怎麼辦？」

「我可不知道……」孩子說着又哭起來了。

我非常想幫助他。但我又有什麼辦法？難道去找那些叫他站在這兒看守軍火庫的蠢笨的大孩子們嗎？他們吩咐他留在這兒看守，而且叫他說了認真的話，而自己卻跑回家去了。叫我到那兒去找他們！……他們現在，用不着說的，早已吃過晚飯睡在床上，而且做起好夢來了。唉！唉！卻叫人家獨自站在這兒做哨兵。這樣地站在昏黑中，大概肚子也快餓癢了。

「你一定餓了吧？」

「是的，」他說：「我要吃晚飯。」

「那麼——這樣吧，」我想了一想說道：「快跑回家去。你去吃

晚飯，我代你在這兒站着看守軍火庫。」

「好的。好的——」孩子忽然遲疑道：「難道可以這樣做嗎？」

「怎麼不可以？」

「你不是軍人，」

我搔搔頭皮承認道：

「不錯。沒有辦法。我沒有權力叫你下哨。只有軍人才能這樣做，而且要職位比你高的軍官才行……」

我的腦中忽然來了一個念頭。我想：要把那孩子從認真的話語中解放出來，使他下崗，只有軍人才行……事情該怎麼辦？那麼，意思是非出公園去找一個軍人來不可。對！

我對孩子什麼也不說，只囑咐他「等一會兒。」而我爲了不失去寶貴的時間，拔腳向外狂奔。

鈴。

園門還沒有關閉，守園人還在園子深處的什麼角落裏搖着他的紅軍士兵也好。可是事情彷彿在與我鬧别扭，街道上竟一個軍人也沒有。

街對面忽然閃過幾件黑外套，我高興得很，以為是水兵來了。到當我跑去細看時，他們卻並不是水兵，而是一些年青的工匠。這時在近旁又走來一個高大的，在鐵路上辦事的職員。他穿着一件非常漂亮的外套；但雖然是穿着漂亮外套的鐵路人員，對我說來也是毫無用處。

我懊喪地正準備毫無結果地回到園中去，忽然看見一頂軍帽。它在街道轉角處的電車站上顯現。那是一頂草綠色的指揮官的制帽，還